

我女兒的學習可以等

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

隨著疫情影響家庭收入下降，迫使印度女童輟學增加。依據印度教育部的統計顯示，目前有 350 萬兒童失學，其中包括那些在疫情期間輟學的兒童。

第二波疫情封鎖期間，法里達巴德一家商場的保安薩蒂什·亞達夫失去了工作。45 歲的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，他失業後開始用手推車賣水果養家。這份新工作能保證穩定的收入，但不足以讓他的兩個孩子都受教育。因此，亞達夫的大女兒不得不輟學。

亞達夫說：「我女兒的學業可以再等幾年……我只能用我有限的財力來教兒子，我現在能這樣做。」他兒子在五班學習，他女兒是九班的學生。

作為一名水果商販，他每個月的收入不到 1 萬印度盧比(新台幣 3836 元)，而如果當一名警衛，他的收入幾乎可以翻倍。

蘇曼·維爾馬是一位單身母親，她的女兒明年就滿 18 歲了。維爾馬是德里南果澳理地區的居民，她不想送女兒上學，因為封鎖期間她也失去了一筆收入。

維爾馬是一名幫傭，封城時讓她失去了在四個房子打掃的工作。維爾馬現在只在一間房子裡當幫手和保姆。她以前每月能賺 1.5 萬盧比，現在只有 5000 盧比，她說這些錢只夠勉強養活自己和女兒。「我不能送女兒上學。明年她就滿 18 歲了，我要讓她結婚。我已經為她的婚禮存了一些錢。」

這只是疫情中發生的失學小案例，根據媒體蒐集的資料，女學生受到影響最大。

在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的第一周，各邦與教育部的統計是有 350 萬兒童失學。但衛生部並沒有關於自疫情以來失學兒童的確切數據，實際數字可能會很高，因為各州仍在統計過程中，由於疫情關係，調查人員也很難完成這項任務。

在寫給所有州的一封信中，中央政府表示，失學兒童(OoSC)的計算需要精確到調查 5 至 18 歲年齡的孩子，數字才能正確呈現。

根據目前數據，奧里薩州的輟學率最高(22%)，其次是拉達克(超過18%)和那加蘭邦(超過16%)。

來自其他各州的數據也令人擔憂。例如，馬哈拉施特拉州3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，去年有近1.8萬名孩子輟學。根據一份報告，迄今為止，泰米爾納德州超過12.5萬名兒童因疫情被迫輟學。

由經濟學家讓·德雷茲主持的另一份調查報告「學校教育緊急報告」也指出，農村地區37%的兒童因疫情而輟學。這項調查在15個州進行，包括阿薩姆、比哈爾、德里、古吉拉特、哈里亞納、賈坎德、卡納塔克、中央、馬哈拉施特拉、奧里薩、旁遮普、北方、泰米爾納德和西孟加拉等地。

雖然教育部的數據沒有單獨的關於女孩輟學人數的數據，但位於班加羅爾的非政府組織阿瓦翰(Aahwahan)基金會統計表示，該基金會對各校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調查，反映出輟學主要發生在中下階層家庭、民工和小販中。

在班加羅爾的學校中，1702名學生中有252名在新冠疫情期間輟學，其中179名是女孩。泰米爾納德和喀拉拉的情況也類似，3610名學生中有809人輟學，其中565人是女孩。

同樣，在奧里薩和西孟加拉，疫情期間，受訪學校3864名學生中有836人輟學，其中543人是女孩。同時，在孟買，1603個孩子中有126個輟學，其中98個是女孩。

父母正計劃讓他們結婚

該基金會負責服務西孟加拉、奧里薩和阿薩姆的巴利克(Prasant Barik)說：「去年，許多人也讓孩子輟學，但今年在過去幾個月裡，輟學的狀況增加了非常多。」

在基金會合作的學校裡，很多女孩在9年級和10年級之後就輟學了。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打電話給基金會，告訴基金會，他們的父母打算讓他們結婚，並求助基金會幫忙阻止他們結婚。

這些父母原本就是攤販商或日薪工人，現在更是因新冠病毒而失去工作的人。

志工耶拿(Mansi Jena)說，在坦尼(thane)有一個的學校裡，她發現一些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問題而被逼到自殺的邊緣。「許多父母在疫情

期間失去了工作，蔬菜攤販、家政人員和日薪工人在封鎖期間根本賺不到錢。他們告訴我們，他們會教育他們的兒子，而不是女兒。我們在說服家長方面遇到很多困難。有學生情緒低落，試圖自殺，我們不得不給他們提供諮詢。」耶拿說。

他又補充說，家長們向他們尋求幫助，為他們的孩子在他們的非政府組織找工作，而不是送他們上學。

另一名在喀拉拉和泰米爾納德工作的志工尼維帝特(Nivedita) 說，她也遇到過這樣的情況，父母想讓年幼的女兒結婚，因為他們負擔不起教育她們的費用。

其他不願透露姓名的父母表示，由於收入減少，他們寧願讓孩子工作並為家庭收入做出貢獻，而不是送他們上學。許多有小女兒的人補充說，他們想趕快讓她們結婚，因此更需要讓她們學會家務而不是學習。

喀什葛德(Kasargod)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家長說：「我女兒已經完成了 10 年級，我無法再讓她上學了。我打算在她滿 18 歲時就讓她結婚。」

社會發展委員會特聘教授也是國立教育規劃大學的前校長格紋達(Govinda)教授表示，兒童輟學問題非常嚴重，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「在疫情期間輟學的兒童有兩類：貧困兒童變得更窮，不得不輟學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女孩不得不承受最大的經濟負擔。第二類則是被私立學校錄取的中下階層家庭的孩子。由於許多私立學校都關閉了，很多孩子也不得不輟學。」

社會研究中心(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)是一個致力於婦女賦權的組織，該組織的同仁辛格(Niharika Singh)說，在大流行期間，女孩輟學的案例確實有所增加。她補充說，在哈里亞納工作時，他們注意到一些女孩過早結婚，因為她們的父母無法再送她們上學了。

辛格說：「疫情的影響在年輕婦女和女孩中明顯可見，雖沒有嚴謹的記錄研究，但我們發現了一些事實證據。疫情前，我們努力在哈里亞納讓一些女孩上學，但疫情讓情況變得更糟。」

受教育權論壇(Right to Education Forum)1 月份的政策簡報即預測，由於疫情，1000 萬名女孩將有輟學的風險。當時報告就說，「這

個疫情可能使女孩面臨早婚、販賣人口和貧困的風險」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陳立穎

資料來源：出版報 (The Print)

